

一壶老酒煮情怀

●李晓得

老汝州人喜欢怀旧、善于怀旧，不惑之年的汝州人怀旧的东西很多……但记忆最深的莫过于儿时的吃喝玩耍，而男人们，更多的是怀念当年第一次喝酒的样子。

那年赶上有亲戚家娶媳妇，我换上过年才穿的新衣服随父母前往吃席，八个凉菜、四荤四素，上热菜之前轮番敬酒算是前场。那时候，无论红白喜事，都会有总管安排劝酒人等先让主家敬酒，然后是新人敬。大人们是不舍得每桌上只分配一个小酒壶，约有三两酒的喝酒机会的。每个桌子上会坐八个人，也会对应地摆上八个拇指大小、碗形的粗陶酒杯，筷子、勺子和一个醋水碟（骨碟）每人一套。主家劝酒一走，八个凉菜就会吃下一大半，等娘家看菜封（红包）给厨子送去，热菜才会陆续上来。这时，一张桌上的人就会自觉出现一个能说会道的“桌长”，劝大家把壶中剩余的酒喝完。我的初酒就是在父母的阻止下经不住“桌长”的怂恿和诱惑，勇敢地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的。当时，除了辣再也品不出其他滋味来，但酒的味道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味蕾和童年的记忆之中。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好像还没听说过什么茅台、五粮液。只知道供销社副食品门市和农村的代销点卖的有汝阳杜康和宝丰大曲，还有当时临汝县宋官酒厂生产的“宋官酒”。汝州地处长江以北，中原腹

地，男人慷慨仗义，酒风炽烈。汝州人喜欢、善饮、豪饮，划拳、出宝都是劝人下酒的由头。汝州喝家能让外地人对汝州的酒望而却步，视为畏途。

而汝州的酿酒历史，则起源于北宋初年的杨家将。当年，杨六郎被贬汝州，监造御酒，成就了“宋官酒”的美名。据明熊大木所著《玉茗堂批点按鉴参补北宋杨家将传》记载：杨六郎因奸臣诬陷，发配在汝州做工，递年进造官酒二百埧，三年功满则回。”从北宋杨六郎发配至汝州为宫廷造酒，到1982年的临汝县酒厂，再到2009年汝州市宋官酒厂关闭，汝州的酿酒历史经历九百多年岁月洗礼。宋官酒厂为汝州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布鲁塞尔第三十届国际食品博览会上，分别获得金奖和银奖。让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汝州人产生了深厚的怀旧情结，已成为在外发展的汝州人对故乡浓浓的乡愁……

无论是口口相传能与中国四大名楼媲美的“望嵩楼”，还是新汝州城市建设中因故拆掉的“大阁楼”，都在人们的记忆中镌刻。1988年，临汝县华丽转身，成为现在的汝州市。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并不影响老汝州人一日三餐除美食之外对酒的喜爱，而宋官酒厂和宋官酒更是老汝州人的骄傲和味觉上的偏爱，也深刻影响着如今仍然在工作岗位的中年人。但是，宋官酒厂的“宋官酒”、汝州卷烟厂的牡丹烟销

声匿迹在历史的深处，让老汝州人甚感遗憾。

听说原汝州市宋官酒厂土地要拍卖，酿酒车间将会夷为平地，或许是听得太多宋官酒东成西就的故事，或者是银河汽车销售公司的石敏听老街坊——原宋官酒厂厂长李光照讲了太多生产宋官美酒离不开陈年窖泥的缘故，深切怀念、久经商场的石敏从中看到了商机，及时找市政府请示，到企业局申请无形资产的转让，甚至动用机械耗费人工，撬开原酿酒车间窖池群打上的水泥地坪，煞费苦心挖出了有着近四十年窖龄的活体窖泥，利用银河公司的两栋车间开挖三十多口窖池，请来了原酒厂的技术工人异地恢复了宋官酒的生产工艺。

于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汝州的粮食、汝州的水成就了现在“汝酒”的味道，也让汝州人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酒，远朋近友也有了在餐桌上炫耀和推介汝州的机会。同时，出于对宋官酒的爱，他推出的“汝酒”“望嵩楼”“临汝”等系列酒，也为不舍得喝茅台、五粮液、剑南春等高消费的酒友找到了理由。

生活总是把人磨砺，当你累了、困了时，约三五好友，当窗月明，喝上一壶“汝酒”，这样话匣子就打开了。有的人说东，有的人拉西，有的人把酒言欢，有的人对酒当歌，有的人当头棒喝，如一味猛药，抽

去人三分精神，煞掉人三分锐气，剩下的四分才是这个人自己。

汝州人喝“汝酒”，与北京人喜欢喝牛栏山、二锅头相似，喝的是欢畅仗义，谈的是家国情怀。“汝酒”，适合这样的场合。

“临汝”“望嵩楼”“汝酒”现已成为汝州的新特产，它将与汝瓷、汝绣相伴，成为宣传汝州的新媒介。而用汝瓷做酒瓶，用汝州厚重的人文历史做包装，不仅将使汝州多了个新名片，也使老宋官人找到了对人谈论宋官酒曾经辉煌的话题。就像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被贬汝州知州时，赋就的《望嵩楼》一诗中所说：可怜汝阳酒，味与上国同。游心四山外，寄适酒杯中。”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论是欢聚还是独处，老汝州人似乎都少了酒，所谓酒逢知己，所谓把酒庆功，所谓酒入愁肠，所谓借酒浇愁。老汝州人喝酒，是一种感情的宣泄，偶尔喝醉是一种心灵上的解压。其实，他们爱上的不是酒，而是端起酒杯的瞬间；喝下的不仅仅是酒，还有一些无法对别人诉说故事……喝过了那么多好酒，难得喝个明白。

世界上没有哪种酒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们应该相信，不存在“世上最好的酒”，酱香、浓香、清香只是反映了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和个人对一杯好酒的嗜好与见解。“汝酒”即是。

同学“崔”

●刘培红

“崔”全名叫崔素霞，因我们高中时几十名女同学中就有四个叫“素霞”的，有的时候我们几个就省略成一个姓，以示区别。

“崔”是个勤奋的人，高中时她是我印象中学习最努力的人（没有之一）。那时的“崔”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低着头背英语单词。那一年高考除了她考上豫西农专，其余同学最高学历都停留在了“高中”这里。

“崔”是个执着的人，与农业相关的事情她都特别关注，比如到处发掘老的蔬菜、粮食种子，把为民寻找“三十年前的味道”作为己任。

“崔”是一名机关科级干部，也算一名不小的领导，但因为与农业的不解之缘，她无法穿着高跟鞋和裙子去田间地头劳作，更没有时间描眉画眼、逛街买衣服，所以从外观上看她与农民差别不大。

“崔”是一个善良的人，在她家楼下车库开了一个专门卖放心农产品的店，店铺虽然不大也不热闹醒目，但里面的东西都是她千挑万选出来的，有粮食、蔬菜、蜂蜜和一些经过深加工的农产品，还有她自己做的酵素、葡萄酒、柿子醋等，她卖这些东西的初衷只是让更多的人吃得更放心、更健康，挣钱不挣钱倒无所谓。

“崔”是个“农痴”，喜欢农业的程度令周围的人无法想象。她在城郊弄了几处试验田，用来培育一些没有经过改良的老种子，大热天她整天待在地里，本来皮肤挺白的一个人，生生弄出一脸的晒斑，同学们见她都心疼地劝她少往地里跑，或是弄个帽子戴着，可她只是一笑了之，因为不让她去地里不行，不长晒斑这事她说了也不算，没办法掏钱难买喜欢啊。

“崔”是一个热心的人，作为汝州市生态农业发展协会副会长，她无私地为需要的农户提供技术、外出推广的机会等等。她推崇生态种植，并向大家推广“慈心农法”，就是不使用化学农药杀虫，不使用除草剂，人工拔草，以养地为主，土地健康了，植物也随着强壮了，虫子自然就少了，坚持与大自然和谐共存！

“崔”大力倡导素食主义，她认为从环保和健康的角度出发，素食都是利大于弊的。因现在养殖模式的变化，导致一些人在利益驱使下，给牲畜和家禽偷偷喂养瘦肉精等添加剂，为此“崔”曾撰文呼吁社会为了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也应该讲植物权、兽权、禽权，让禽、兽、鱼、作物（含杂草）等动植物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快乐成长。即使不全部吃素，也要消费生态养殖的动物——为了自身健康，也为了生态环境保护。

这就是我的同学“崔”，一个和她家崔永元一样的好人，一个传播正能量的人。

诗词天地

戊戌年中秋归故里，登汝州九峰山而记

●李六一

秋深日渐凉，云淡随风起。
驱车缘叠嶂，足可登云梯。
百草凭势生，千峰自无极。
薄暮宿鸟远，游子迟迟意。
对酌有乡味，十觞犹未已。
夜阑漏声尽，相别月偏西。
近家咫尺间，窗明暖依依。

重阳登高

●兰晓辉

九九登高任眺听，山中夹缝柏青青。
清风耳畔不时过，杂事家中暂且停。
数度春秋思现在，一些纷乱作曾经。
回眸红日西斜处，雀鸟高飞云化形。

七绝·咏菊花（新声韵）（外一首）

●王永宾

云淡天高风飒飒，寒秋傲立露峥嵘。
清香阵阵师生醉，书海遨游砺剑锋。

七绝·咏菊花（二）（新声韵）

斑斓秋日胜春朝，蕊暖香浓四海飘。
柔媚身姿迎雅客，金英怒放领风骚。

黑暗精灵

（重彩画）

●望嵩小学六五班 樊苏瑶 作



国庆节前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走出门外。

此时，晨曦未露，大地仍是一片苍茫。我和约好的朋友迎着清凉的风，抄着双手，出门散步，准确地说是出去运动。两人并肩走在冷清的大街上，心里却有一种空寂凄凉的感觉。

忽然，一个身着黄马褂，佝偻着身子、吃力地推着垃圾车的老人，缓缓地走了过来。在一堆垃圾前，他慢慢地放下车子，抬起头，看看四周——街道边上隐隐约约地是一堆又一堆、大大小小的落叶及生活垃圾。他迟疑了一下，便从车上取下铲子，一铲一铲清理那堆垃圾。“噌——噌——”刺耳的声划破了沉寂而清冷的早晨……

我轻轻说了句：真早啊！”心想这是不是偶然？常常很早就起床晨练的朋友说：“这个老人天天如此！已经有好几年了！”我不由自主地“哦”了一声，回头又看了看那已经模糊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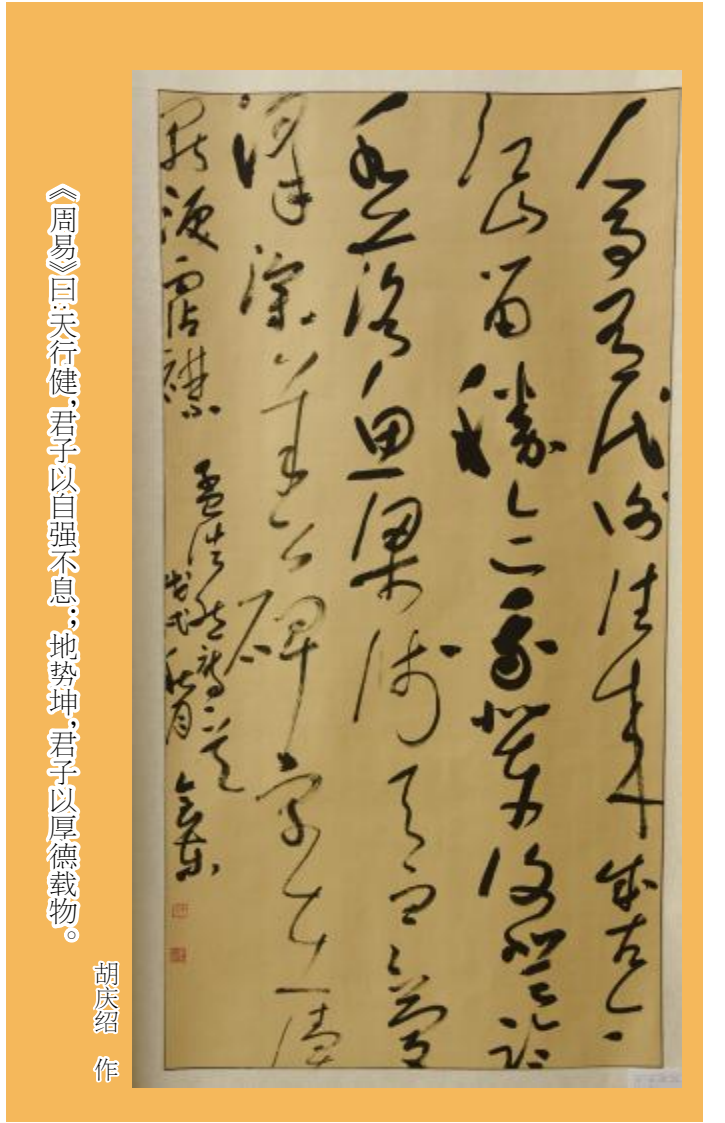
前天的那场大风，使气温骤降，昼夜温差极大。大街上依旧冷清，那些路灯也没亮上一盏，空荡荡的，就连小商贩的店面都静悄悄的。只有冷风卷起的树叶像断翅的蝴蝶飘起又落下……

可我的耳边总是响起“噌——噌——”的声音，既刺耳又单调！白天，穿梭在人海如流的大街上，我从没留意到你——清扫垃圾的老人，尽管你就在我常常走过的附近。也许你就蜷曲在大街的一

角，默默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因为寸土寸金的街道全是商铺，不会有个人给你留下歇息的小屋。也许你还是佝偻着身子，推着垃圾车，清扫人们随手抛下的垃圾，还有老天肆意洒下来的残枝败叶。那时的你，也许只有一个期盼：亲们，别随意丢垃圾啦，我已经很累了。

天已经大亮了，我们往回走。冬日的天依旧寒冷，那一堆堆垃圾不见了。只是街道上热闹了起来，车渐渐地多了，人渐渐地多了，商铺一个接一个地开门了……

我渐渐地跟不上朋友的步伐了。我在四处搜寻那一直没有抹去记忆的黄马褂……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胡庆绍 作

·连载·

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

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无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经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

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灭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感谢天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貽患无穷。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

同样在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办印发的毛泽东关于机要保密工作的一些指示中，毛泽东1949年9月21日在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的一段话：“帝国主义者在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

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后面批注：这一段话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

4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同志的错误。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20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

当天，在彭真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并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毛泽东认为，彭真和北京市委这样做是“真包庇，假批判”；“舍车马，保将帅”。指示通报全国，禁止转载《北京日报》的材料和按语。当晚，新华社通知撤销了这个广播。

18日，毛泽东在康生上报的批判和撤销《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修改稿上批示：已阅。退康生办。

《通知》的修改基本完成。19日，中央通知首都各新闻单位，不要转载16日《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中央负责同志

批评，北京市委16日按语，避重就轻，舍车保帅，包庇右派。

20日上午6时半，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4月22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同志。4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讲话。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

“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

毛泽东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23日，毛泽东在中办教育办公室4月19日关于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上批示：此件好，发各同志看。各

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

24日8时45分，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由政治局大部分成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毛泽东同意邓小平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搞六个月结束的主张。

27日，毛泽东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28日，毛泽东又在康生、陈伯达28日下午6时报送的27日修改誉清件上做了两处技术性改动，定稿。毛泽东对《通知》进行了多次修改，亲自动笔加进了不少话，但最重要的是公开号召全党开展文化大革命，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清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是史无前例的。

毛泽东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未完待续）